



《金门十三子》
一只鱼的传说 著
九州出版社

[作者简介]

一只鱼的传说，本名谢华伟，男，现居江苏苏州。

30岁之前：为上市公司高管、畅销书作家、民俗文化学者。著有《黄河古道》系列、《狩猎》系列、《憋宝人》系列、《诡秘档案》等，作品总销量数百万册，并长期占据国内外畅销榜单。

30岁之后：隐居在姑苏城外，喝酒、养猫，偶尔讲讲神秘有趣的传奇故事。目前，已在公众号讲了近200个神秘故事，每天有百万读者在线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。

憋宝人

憋宝人源自明朝时期的憋宝门，也是一种手艺人。

据说他们从生下来，就要被放在地窖里，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草汁擦他的眼睛。等他长大后以后，这双眼就成了一只火眼，见风就流泪。所以很多憋宝人平时都戴副墨镜，装扮成算命的瞎子。

见风流泪当然不好，它的好处是，这双眼睛可以看到宝贝，不管是埋在地下，还是塞在了木桩子里，或者挂在寺院大顶上，他一眼扫过去，全中！

他们还会盗墓，寻金，找玉脉，捉天精地宝，而且手底下还有功夫，因为你想寻宝，手底下没几手功夫，自然是压不住的。

这个故事，是我在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酒馆里，听一个憋宝门的传人讲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家境还好，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，我还是个浪荡公子哥，有一年去乌苏里江吃开江鱼，认识了一个忘年交。

现在算算，都有二十年了。

这个故事，就是他二十年前讲的。

这个忘年交叫老毕，他当年四五十岁的样子，住在乌苏里江边上，每天倚在墙根晒太阳，喝酒，叼着狗尾巴草看路过的女人，悠悠哉哉，日子快活得像神仙。

他算是个半吊子厨子，他这个厨子每年只干半个月，半个月就够他一年的吃喝了。

每年四月，乌苏里江开江，他就在江边弄一个小木屋，里面烧了熊熊火炉，烫上一壶烧酒，只做一道大菜“江水炖江鱼”。

东北冷，冰层冻了一米多厚，鱼在水底下都憋疯了，一开江，就拼命往外冲，跟喷泉一样。天太冷，大鱼在冰上蹦跶不了几下就冻上了，跟捡柴火一样，一会儿就能捡一大筐。

老毕捡到鱼，在江水里洗刮干净了，在河边整点儿野花椒，放点儿油盐，在灶台的大铁锅里灌满冷冽的江水，锅沿贴上一层玉米面饼子，用松木大火炖熟——那味道，哎呀呀，能给你吃哭喽！

你盘腿坐在江边的小木屋里，那热烘烘的土炕，火辣辣的烧酒，红彤彤的小泥炉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捕鱼人唱着打鱼的号子，真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畅快感！

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就很喜欢这种江湖气。后来每年四月，只要有时间，都要千辛万苦地

老鱼，是一个传奇且真实的作家。他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，后来老鱼家里破产，被迫大学退学，然后和一个叫老满的大哥混在北京，住在三里屯一个老仓库里，做过枪手编剧、野导游、假古董贩子……后被游戏界传奇人物党勇先生特招进腾讯。

30岁那年，被误诊患癌症，开始四处流浪，并发现了另外一个“世界”，一个隐藏在民间的神秘“江湖”：涓公河畔懂蛇语的大蛇王、乌苏里江边上神秘的憋宝人、终南山上修行的马道人、峨眉山下用蒲草算命的江湖大哥、微山湖畔用“鬼门十三针”的半截子蒋、苗疆血凤凰、荆州走蛟、保定凶宅、神农架铁甲人……这些故事，有些是作家真实经历，有些是作家听人讲述，真真假假，神秘有趣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“民间江湖”。

憋宝人

小村子

这个小村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旱。村口有一个大水潭，河底裂开了大口子，村口的水渠也早就见底了，庄稼蔫不拉几的，白杨树都歪歪斜斜地站在地里。

他师父在村子里转了几圈，见了放羊的老头就递烟，还要聊几句，问老人家收成可好，问这好大的一口池塘，怎么就干涸了？

那老头一个人在地头放羊，寂寞得很，就跟师父说，这口塘嘛，其实是拒马河的支脉在这儿打了个弯，形成的一个大水潭。

以前嘛，这里不光有水，还是活水，清凉凉的，他小时候最喜欢在这里洗澡、摸鱼。后来嘛，不知道咋回事，突然水脉就断了，水没了，庄稼也不行了，跟他一样，没了精气神，只能慢慢等死喽！

他师父又问起驴一刀，老头子一脸不屑，又羡慕又嫉妒，说他嘛，不就是个屠夫嘛！这屠夫能有啥大出息？

他师父又跟他说了几句，就带着老毕去了驴一刀家。他跟驴一刀说，他是保定一家大酒楼的，酒店接了一个大婚宴，那边指定要吃全驴宴，所以他专程赶过来订三头驴子。

订婚宴的那家人，嘴特别刁，要求驴子必须是现杀，所以需要李一刀亲自赶驴子过去，在那边歇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还要麻烦他亲自操刀杀驴。

他师父掏出一摞钱，放在桌子上，说这是定钱，让他放心，订婚宴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赏钱少不了。

驴一刀收了钱，就从驴槽里牵出来三头驴子，去了城里。

他师父支走了驴一刀后，挨到天黑，就带着老毕翻过围墙，直奔驴圈而去。

他左右看了看，然后指着个地方，让老毕用铁锨往下挖。他自己在旁边架起了一口大铁锅，点了一堆柴火，烧了一大锅开水。

师父就叫上老毕，两个人端起那口大铁锅，朝着那大土坑倒了下去。那土坑下猛然一震，嘶嘶作响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底下拼命挣扎，把驴圈下的泥全都搅和开了，驴子们都惊得四处逃窜，不敢靠近。

大约过了一根烟的时间，那动静才慢慢过去，老毕师父才走过去，扒开土层，就闻到一股强烈的鱼腥味，伴着一股开水烫猪毛的味道。

扒开稀泥，就发现底下是一个足足有水缸那么大的螃蟹，那螃蟹的钳子有拳头大！螃蟹盖通红通红的，已经被刚才那一锅开水活活烫死啦！

他师父用一个大号扳手撬开蟹壳，翻转过来，掏空蟹肉，从里面弄出来了一个巴掌大小的佛像，捡在了手里，说这次可算是没白折腾！

老毕也开了眼，凑过去看看，那玩意儿是灰白色的，似玉非玉，似石非石，看起来就像尊佛像，有鼻子有眼的。

他师父得意扬扬地解释，说在保定吃驴肉时，就觉得这驴肉味道不对劲，有一股淡淡的腥味。他判断，这味道肯定不是驴身上的，肯定是驴圈出了问题。

那个村子里的池塘突然断流，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定是水里的东西截断了水

赶过去，在那边住几天，尝尝开江鱼，听老毕讲讲他师父的故事。

师父的故事

老毕的师父，就是一个传说中的憋宝人。不过据老毕说，他师父看着可不像个高人，更像个走街串巷的耍猴人。那是一个小老头，肩膀上站着一只火红色的小猴，领着一个扎着翘天辫的娃娃（老毕），走南闯北，浪迹天涯，一路憋宝盗墓，过手的银钱无数，也都随手花掉，日子虽然落魄，却也洒脱，唯独在吃上非常讲究。

他老人家特别讲究吃时令美食，每年都要掐算着时间，天南海北赶过去，绝不会误了那一口。

他吃东西很讲究。开春去成都吃鲜笋红烧肉，清明去扬州吃河豚，盛夏在苏州吃糟鹅，在杭州吃西湖醋鱼、喝黄酒，中秋去阳澄湖莲花岛吃大闸蟹，去汕头吃对虾，去呼伦贝尔吃手抓羊肉（这羊肉只煮十五分钟，一刀下去，还往外流血，肥嫩无比），等天开始下雪，就去大兴安岭吃狍子（他吃狍子只吃狍子筋），去哈尔滨吃杀猪菜，去福州吃佛跳墙。

他师父说，乌苏里江的鱼是最好的，号称“三花、五罗、七十二杂鱼”。他当年去乌苏里江吃开江鱼，嫌别人做得不好，于是指挥了一个在江边流浪的娃娃，做了一锅江水炖江鱼，那个娃娃就是老毕。吃完那锅鱼，他师父问了问老毕的情况，就带着他上路了。

他师父到底是做啥的？他也弄不清楚。

最开始，他觉得师父是个盗墓贼，经常装成耍猴人，走街串巷，更是经常深入田间地头，跟老头谈古论今，寥寥几句，就了解了当地有没有出过大墓，那墓大概在什么地方，然后趁黑就给盗了。

后来，他发现师父不仅仅会盗墓，还会“憋”宝。

有一年，他跟着师父去保定，保定人爱吃驴肉，什么驴肉、驴肝、驴肉火烧，卤好的驴肉夹在酥脆的烧饼里，肥美脆酥，别提多好吃了！

那一次，师父带着他，在保定一家老店吃了几个驴肉火烧，开始赞不绝口，后来就皱起了眉头。

他问店家，这驴肉是从哪里买来的，味道怎么这么好？

店家很得意，说他的驴肉火烧啊，在保定城里排第一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店，乾隆皇帝都来吃过！他接手后，还是按着古方做火烧，所以这味道才最好。

这个驴肉火烧嘛，第一就是驴肉要好。驴肉要细，要鲜，嚼起来劲道儿，再夹在酥麻爽脆的火烧里，才能脆生、香酥，才好吃。

这驴肉嘛，他是从定兴县专门订的，这家姓李，祖祖辈辈杀驴，称为李一刀，也有人背后叫他驴一刀！

为啥叫作“驴一刀”，自然是因为杀驴太多，此外就是他家啊，世代杀驴，杀业太多，所以家畜不旺，几代都是单传，轮到这驴一刀，那更是要命，今年都四十好几了，硬是没怀上个一男二女的，让他愁得半夜直哭。

他师父就问李一刀的地址，带着老毕过去了。

脉。他后来进来看了看，就判断驴圈底下肯定有东西，应该是一只几百年的大螃蟹。

这螃蟹呀，有一个特点，最喜欢驴尿、马尿，所以在沿海有些地方，要捉螃蟹，就用一根麻绳，蘸满驴尿，扔在沙滩上，第二天去捡吧，上面准保爬满了螃蟹。

老毕就问他，这螃蟹身上的佛像是咋回事？

师父就笑他没文化，说没读过鲁迅的书啊，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里就写过这个事情！这叫蟹和尚！

这只螃蟹年头久了，蟹和尚也修成了佛像，那玩意儿可是个好东西，不仅百毒不侵，还能祛热毒，拔毒疮，这玩意儿戴在身上，那水里的毒蛇、大鱼都不敢靠近！

信物

我就问他，他师父到底去了哪里？

老毕就沉默了，他啪嗒啪嗒抽着旱烟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那是几十年前了，我跟师父路过徐州。徐州那地方，挨着微山湖，潮气大，早晚容易起雾，一起了雾，几米远都看不见。

师父就慢慢停了下来，说：“小毕呀，别走了，这是有人想留住我们呢！”

我搞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也跟着他停了下来。

师父摸了摸我的头，问了我一句话：“小毕，你跟我多久了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有五六年了吧……”他感慨了一句：“都那么多年了，那东西还是没有找到啊！”

我问他：“师父，你找什么东西呢？”师父没有回答，却问我：“小毕，你知道师傅当时为啥相中你不？”我说：“是不是看我听话？”师父笑了，说：“那是我看你跟我有缘。”

他叹息了一下，说：“唉，本来想着等你大一些了，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，看来是没有机会了。”

他取下腰间寸步不离的一枚玉佩，让我小心收好，说这是憋宝门的信物。然后，他摸了摸小猴的脑袋，让我好好照顾这只小猴。说完就要走。

我甩开腿也去追师父，却在雾中迷失了方向，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影子，只能听见远处依稀传来师父豪迈的歌声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那首歌是淮海战役的军歌，是这样唱的：

追上去，追上去，不让敌人喘气！

追上去，追上去，不让敌人跑掉！

……

老毕说：“我觉得，师父他还活着。”

老毕说：“每年开春，师父都会来这吃开江鱼，所以我要在这等着他。”

老毕说：“我师父离开那年，我才十二岁，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认出我？”

老毕说不下去了。他就使劲揉眼，他就眯着眼看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他就使劲抽早已熄灭的旱烟，他就轻轻唱起那首军歌。

外面的人群渐渐散去了，篝火也熄灭了，只剩下空荡荡的河滩。

老毕看着河滩，慢慢地说：“每次想起师父，我都要哭了。”实际上，他已经哭了。

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有删节）